

石達開雷霆萬鈞下江西

王成聖

——從湘軍名將談起

春風怒號寸心欲碎

湘綺老人王闈運不大佩服曾國藩，但是曾有一度，他為湘軍統帥曾國藩流下了同情之淚，那就是湘軍新銳被石達開一舉擊潰，曾國藩「道途夢梗，呼救無從，中宵念此，魂夢屢驚」（見咸豐六年六月廿四日奏摺）的時候，王闈運說：

「夜覽潞公（曾國藩號潞生）奏，其在江西時，實悲苦令人泣下，感愴久之。『聞春風之怒號，則寸心欲碎；見賊船之上駛，則繞屋徬徨。』出師表無此沉痛！」

九江之戰，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大獲全勝，當曾國藩逃到南昌去度其平生四大慚，石達開却山水徜徉，詩酒徵逐，在九江休息了一段時期，又回安慶坐鎮，潁行，他留貞天侯林啓榮守九江，丞宣黃文金、胡鼎文守湖口，封鎖曾國藩的出路。

這一年的六七兩月，曾國藩竭力掙扎，曾經兩度反攻九江，這兩次反攻不但連遭敗績，而且迫使曾國藩付出了最重大的代價。六月十三日他

命水師統將蕭捷三小勝數陣，直逼九江城下，然而在此以前，石達開早就命令林貞侯在新垣添築砲臺，蕭捷三身先士卒，被新垣新砲，一砲擊去了腦袋。蕭捷三是曾國藩的海軍總司令，也是他素來倚為股肱的方面大將，蕭捷三一死，乃使曾國藩如折一臂。

咸豐六年七月十三日，他命塔齊布出兵，猛攻九江新垣砲臺。塔齊布更是曾國藩手下的第一員大將，湘軍陸師，一概歸他節制，他的官銜是湖南提督，當時猶在曾國藩之上。塔齊布是滿洲鑲黃旗人，姓陶佳，字智亭，清史稱他驍勇善戰，治軍甚嚴。

塔齊布臨陣，身背火銃（長槍），腰懸二刀，右手挺長矛，左手揮舞套馬竿。他打衝鋒，總是怒馬獨出，不許親兵跟上去，由於他的馬快，性子又急，偏裨將校和親兵，沒有人能追得上。他最喜歡匹馬單槍，馳到太平軍的城營營寨前面，觀察形勢，距離之近，處境之險，往往令湘軍官兵為他手中捏一把汗。

他彷彿和太平軍生來有仇，一見到太平軍，

立刻氣湧如山。怒目切齒，而且從嘴角流出白沫，渾然毫無所覺。他的親兵常說：

「軍門見賊，就像要把他們抓來生啖一般！」

這一位勇冠三軍，生龍活虎的大將，他學岳飛的樣，左臂上刺了「忠心報國」四字，他忠孝雙全；愛護袍澤，湘潭大勝太平軍之役，塔齊布殺得精疲力竭，回到營盤裏直在喘氣，左右給他敬了一碗燕窩湯，他忽然想起了母親，便說：

「老母刻在京師，不曉得每天早晚的那一碗燕窩湯，家人會不會忘了給他預備？」

想了起來便無心吃了，他立刻寫信回北京，專問這一件事。

進攻九江之役，塔齊布神威大發，迭建殊勳，軍次德化，因為天熱，當地的知縣送他一張蒲席，他指着那張蒲子問：

「能為我全軍將士各備一張否？」

德化知縣搖頭苦笑，於是塔齊布說：

「那麼便煩賢令帶回去吧，今夜露宿，士兵都睡在泥地上，我與他們一道睡，夜裏有風，一

樣的涼快。」

塔齊布「氣脫」身亡

此公的確是深得軍心，咸豐五年除夕前一日，他挑選二十死士助攻小池口，他的座騎受了驚，瘋狂奔馳，轉瞬間一人一馬不知去向。二十死士哭回還報大營，從會國藩以下，人人洶洶然如失所倚，前線戰事為之停頓，全營將士夜不安枕，食不甘味，一直到大年夜，將近午時，官兵俱已脫衣就寢，忽然聽見有人大喊：

「塔軍門回來了！」

於是自會國藩以次，好幾千人單衣赤足，爭先恐後跑出來歡迎，高級將領們紛紛和他把臂握手道勞苦，會國藩去問陪他同來的鄉民，塔軍門這一日一夜到那兒去了。鄉民才說出他驟馬馳入太平軍後數十里，敲一家百姓的門，開口便說他是清軍提督塔齊布，幸虧這家人對清廷還有好印象，收留他躲了半夜帶一天，再派人護送他輾轉到大營來。這時候全營將士歡聲如雷，雀躍三千，塔齊布却聲色不動的說：

「餓壞了，將飯拿來我吃！」

等他吃完飯時，天已大亮，軍中又是歡聲雷動，鞭砲和鼓掌響激雲霄，這時已是咸豐六年丙辰的大年初一了。

塔齊布之猝卒，實在有點莫名其妙。咸豐六年六七月間，塔齊布奉會國藩之命，屢攻九江不下，於是他一天到晚，憂煩急驟，人都瘦了不少，七月十八日清早，他親自挑選了一批精銳，準備直衝到九江城下，然後拼死扒城，他所選中的官兵正在外間整隊，塔齊布猶在他的營盤裏面，

外頭的人忽然聽見他大叫一聲：「不好！」趕忙進去看時，這位湘軍第一驍將業已仆倒在地，氣絕身亡，得年僅三十九歲。

既不會生病，遍體又毫無傷痕，查來查去，查不出他致死的原因，因此對外宣稱，只好說他是「氣脫而亡」，「氣脫」者，猛一下子斷了氣也。

塔齊布死，會國藩哭得非常傷心，五天之內，連折兩員大將，難怪會國藩悲感逾恒，哀哀上奏：「失此名將，大損聲威」。他派廣定協副將周鳳山接統陸師，周鳳山出身行伍，治軍很有條理，衝鋒陷陣，本事差得很。當時有參將彭三元「敢戰名噪一軍」，大有塔齊布遺風，但是會國藩因為周鳳山級秩較高，不欲彭二元躡等擢升，以此當周鳳山的新職發表，將士多感失望，至此，塔布齊這一支殘餘的五千人馬，另外配備水師兩支，軍心不穩，戰力又打了折扣。

退到南昌的會國藩，究竟還有多少兵力？除了周鳳山的五千人外，祇有羅澤南的三千餘人，新來增援李元度平江勇三千，此外，水師統將蕭捷三陣亡後，他所有的內湖水師八營，會國藩札調彭玉麟起來統率。

彭玉麟身世何淒涼

彭玉麟往後也是清朝中興名臣之一，接任蕭捷三的水師統將，係他一生事業發軔之時。彭玉麟卒諡剛直，曾經官拜兵部尚書。他字雪琴，號退省庵主人，工詩，喜歡畫梅花，他這個人素有「剛介絕俗」之稱，不過他畢竟也是性情中人。彭玉麟籍隸湖南衡陽，他的家世極為淒慘，父親

早死，兄弟二人，小時候祇好給人家當書僮，賺錢養活母親弟弟，他事母至孝，堅苦卓絕，一家人經常挨餓，但當他母親終日懸念寡居安慶的外祖母，彭玉麟竟跋涉五千里，步行到安慶去，將老外婆接來同住，使他母親得以奉事慈親終其天年。這一個故事，在彭玉麟成名後，傳誦遐邇，使他更受將士的尊敬。

但是他家庭中還有兩大隱痛，則鮮少為外間所知，其一是他娶妻鄒氏，因為是鄉下人，土頭土腦，人又笨些，彭玉麟的母親不喜歡她，於是彭玉麟便從此不再和她同房，使這位鄒夫人幾於守了一輩子的活寡，等他母親病故，「無房室之歡」已成習慣，彭玉麟幾乎把他這位嫡妻忘了，兩人到死沒有再見過面。

其二是他那位令弟，彭老夫人死後，便去河南、陝西一帶謀生，前後二十年，兩兄弟天各一方，音信斷絕。一直到彭玉麟戰功累累，陞授安徽巡撫，他弟弟偶然看見邸抄，方始驚呼：

「這不是我的哥哥嗎？」

於是他間關萬里，輾轉到了安慶，在撫臺衙門相見，老兄弟抱頭大哭，淚如雨下。

彭玉麟愛護這位久別重逢的弟弟，友于情篤，無微不至，食則同席，臥則同被，老兄弟倆一刻兒也分不開，但是他這位弟弟流落在外，穿州過府，早就染上了鴉片煙癮，而湘軍之中「雙槍將」司空見慣，所在多有，偏偏彭玉麟最恨這個殺人不見血的毒魔，唯獨他的軍中厲行戒煙，無人敢犯。因此他弟弟和兄長同住了兩三天，鎮日鼻涕眼淚，呵欠連天，一日他實在熬不住了，跪在地上向巡撫哥哥哭訴，求他哥哥法外施仁，賞

一口煙吃。

彭玉麟一聽赫然震怒，厲禁之下連手足情份都不顧了，喝令侍衛打了他弟弟四十大板，然後趕出巡衙門，臨別之前尤其憤憤的說：

「不斷煙癮，死毋相見！」

做弟弟的愧恨萬分，找家客棧開了個房間，進了房門便關照店老闆說：

「請你把我鎖在房裏三天，不論我怎麼樣發瘋或哀求，萬萬不可打開房門，待我毒癮戒絕，將來如有所成，必當重重酬謝。」

這位店老闆也是個奇人，他根本不知來客是巡撫大人的令弟，不收房錢讓他白住，還要義務監督他戒煙。——戒煙的過程相當驚險，發瘋的時候差點把房子拆了，哀嚎之聲吵得房客全部遷出，店老闆堅守三日之約，硬不開他的門，他說：

「我這個人便是這個脾氣，凡是有志氣的人，我一定成全！」

販鹽賺錢是爲軍餉

三日之後開門去看他時，奄奄一息，躺在床上都快死了，直到這時他才說出他是彭巡撫的胞弟，店老闆趕緊把他送到巡撫衙門，接下來他生了一場大病，自此不再吸一口鴉片煙。彭玉麟非常高興，代他的弟弟，給了店老闆一筆豐盛的賞賜。

待弟弟病愈，彭玉麟把他叫到跟前說：

「人貴立志，有志者，事竟成。你能把煙戒掉，就可以做大事業。我告訴你，我自拜領內湖水軍之日起，一直到如今統全軍爲止，我不會領

過一文錢的軍餉，祇是向官中借了十七萬兩銀子，拿來做鹽生意，所賺的利潤，用以應付餉糈和一應公費。這個生意我現在就交給你做。」

他這位老弟大半輩子不得施展抱負，一旦「事」在手，便將能來逞，他目光準，手筆大，誠所謂「懋遷有術，獲利倍徙」，他接手做鹽生意，賺來的錢應付軍餉公費還有得多。於是這兩兄弟便開始扶危救厄，樂善好施，彭玉麟部下的將校，有功凱旋，或死或傷或因病篤而告退，一概贈銀一萬兩，資助家鄉和附近州縣學田、育嬰公費、修縣志、建會館、設學校……成千累萬，常年不斷。還有他們家鄉的老年人，不論識與不識，每年必致饋敬，遇有災荒，更按全縣的丁口，遍予濟助。

彭玉麟兄弟一生仗義輸財，爲數總在好幾百萬兩之巨，妙的是彭玉麟做大官，發大財，終其一生對於當道的要人，無一字之存問，無十金之餽贈，彭玉麟之卒證剛直，實在是妥貼得很。

彭玉麟自小爲富家子弟當書僮，小主人的書讀不好，他却默默用心，躲到僻處去琅琅成誦，後來他力爭上游，也應過試，入了府學，稱爲諸生。道光末年彭玉麟在軍中屈爲書吏，湖南苗亂起，新寧雷浩春叛變之役，他跟了湖南提督前往剿辦，由於書吏立了戰功，獲保以把總拔補。後來到會國藩起兵大戰太平軍，他已經陞到水師營營官。會國藩對他極爲賞識，問明白他曾進過學，於是保舉他爲候選訓導。從湖南打到湖北、江西、安徽，他無役不從，卓著戰功，因此當蕭捷三戰死，會國藩巨眼識英雄，派他率領八營水師，做了湘軍的海軍總司令。

管帶聽書統帥挨罵

他當湘軍水師統將，不打仗的時候，平居外出，穿的衣服十分簡樸，望之如鄉下佬，而且他從不帶衛兵，祇命一名村童打扮的奚奴相從。有一日他舟次石門，黃昏時分，他又這麼鄉巴佬打扮，帶了奚奴，到鎮上去逛逛。看見茶館裏有人說書，彭統將一時興之所至，也要聽講故事，便喊他那奚奴在鎮口等候，他自己擠進人叢，往當中的一副空位子上坐。

茶還沒有送來，店主人却已滿面驚惶的勸他快點讓開，他急切的說：

「這個位子是駐紮本鎮的水師管帶大人定的，從來就沒有客人敢坐過，客官你從外地而來，不曉得管帶大人的厲害，我勸你還是趕緊換個位子，免得惹禍上身。」

彭玉麟聽後，不慌不忙，細聲細語的問：

「管帶大人吃茶，給不給錢？」

店主人的回答，彷彿天經地義一般：

「管帶大人怎麼會給錢呢？」

「他不給錢，我給」彭玉麟從荷包裏掏出錢來，往桌上一放，又說：「這總該讓我坐了吧？」

「不行不行，」店主人乾脆來拖他了：「你坐在這裏，等下管帶大人來了，惹他老人家發了脾氣，那就糟啦！」

彭玉麟急於聽書，祇好婉轉的說：

「管帶大人一來，我立刻讓座，斷乎不會使你爲難，總可以吧？」

店主人無奈，悻悻的走了，走時嘴裏還說：

「這是你自己惹火燒身，回頭吃了大虧，莫怪別人！」

彭玉麟付之一笑，繼續聽他的書。

移時，後面的茶客低聲警告：「來了！來了！彭玉麟回頭一看，兩名親兵，提一對大燈籠，施施然而來，那位水師管帶，便跟在燈籠後面。」

管帶一進茶館，座上客人紛紛避讓，店主人跑過來又要拖開彭玉麟，却是管帶大人早已一眼瞥見，他的特座有人佔了，於是怒冲冲的破口大罵：

「那裏來的混帳王八羔子，莫非瞎了眼睛不是？本老爺的官位，你也敢坐！」

與此同時，兩名親兵也在厲聲喝罵：

「混帳東西，還不趕緊滾開！」

「再不滾，綁到管帶衙門，賞你一百大板！」

彭玉麟望一眼這如狼似虎的官兵，悶聲不響，悄悄的挪到後面去坐下。

管帶大人坐定，說是今日他有要公來遲，什麼要公呢？水師統將加按察使銜彭玉麟大人過境，他趕着去侍從，言下，睥睨眾人，不勝得意之至。因為他遲到一步，不曾聽到頭段，他高聲吩咐說書人倒轉回去，從頭開始，再說一遍。

管帶這一鬧，使彭玉麟聽書的興趣全部打消，他懶於重聽故事，站起來便走，擠出茶館，兩旁的人還在冷諷熱嘲，笑他不聽忠告，差點惹出禍事來了。

回到座船，他問差官，某管帶來過沒有。差官答說來請過安，差官答說大人旅途困頓，業已就寢，把他打發走了。彭玉麟忙道：

「不不不，你還是快尋他來，我有事要找他。」

差官應喏，又去鎖上茶館，尋到了那名管帶，管帶聽說彭大人晝夜召見，好不得意，飛也似的趕向官船。

前艙，燈火輝煌，儀衛威嚴，彭玉麟還是那一襲青衫，居中而坐，管帶進來先請了安，彭玉麟說聲請起，他抬頭一看，哎也！茶館裏那個「瞎眼的混帳東西」，竟然是彭統將？這一下，直把那管帶吓得魂不附體，連忙跪倒在地，口口聲聲的乞求饒恕。

彭玉麟偏不饒他，當下便大喝一聲：

「綁上！」

那管帶被捆成一團，跪在地上，彭玉麟開口又問：

「你知罪麼？」

磕頭如搗蒜，那作威作福的管帶連連的說：「小的罪該萬死，罪該萬死……」

彭玉麟却在聲調迂緩的說：

「我一不罪你無故罵我，二不罪你霸佔茶座，三不罪你魚肉百姓，作威作福。只有一件事，你既犯在我的手上，我便萬萬不能饒你！」

「請大人的示下，」管帶聲淚俱下的叩詢：

「小的犯的是什麼罪呢？」

「你不該吃茶不給茶錢。」語訖，聲調陡的一變，彭玉麟猛一拍案，喝道：「把他拖出去斬了！」

翌晨，鎮上貼了告示，某管帶妄取民物，屢不付值，業經依律斬首，示眾三天，以炯來茲！於是，滿鎮的百姓都轟動了，扶老携幼，跑到江干去看，一根高竿，果然懸着某管帶那顆血淋淋的人頭。而河上官船啓碇，彭玉麟還是那廝不衫不履，一把虎皮交椅，兩旁官兵排成雁序，坐在船首，在向歡呼的河干百姓頻頻招手。

由於這一件事，以及彭玉麟販鹽賺錢，優給糧餉，他「妄取一物者斬」的森嚴軍令，乃得以終始確保。在湘軍之中，他帶的部隊是唯一不擾民，不腐化，不姦淫燒殺打劫的。

咸豐五年九月，秋高氣爽，馬肥人壯，太平軍西征主帥翼王石達開，親率胡以晄、黃玉崑、張遂謀、賴裕新、傅忠信諸將，點了兩萬餘人馬，由安慶出擊，溯江西上。當時的湖北巡撫是中興名將胡林翼，他聽說石達開東來，派流星快馬，一潑潑的向江西南昌的曾國藩告急，求援。

曾國藩立派賞布政使銜的湘軍勇將羅澤南，率李續賓、彭三元、劉蓉、蔣益澧、李續宜等各將，盡出湘軍精銳五千，由江西出湖北通城，馳援胡林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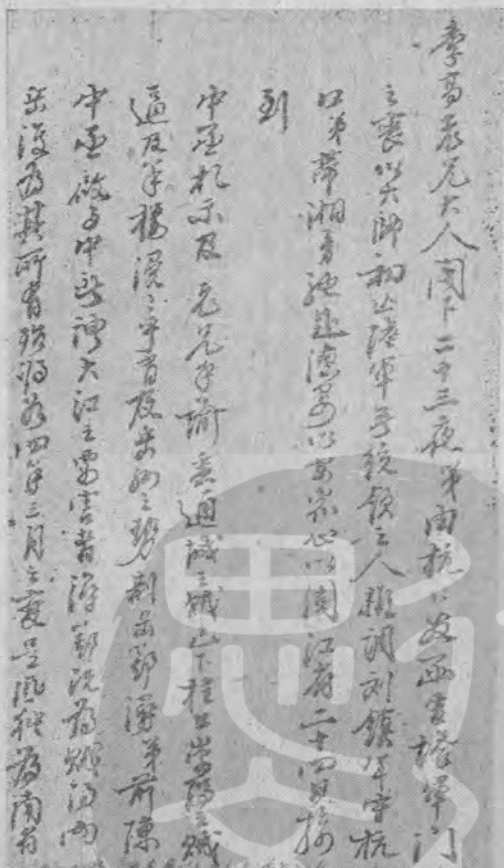
翼王登場溯江西上

石達開逆江入鄂，在路上便從容部署，這時候守武昌的將領燕王秦日綱奉調回天京（南京），陳玉成、李秀成、周勝坤等五丞相也被調去東征鎮江，鄂中武昌，防務空虛。石達開曉得他去攻打胡林翼，躲在江西的曾國藩必將斜出通城赴援，守岳州的江忠濟亦將自蒲圻羊樓司打出來，他確實料敵如神，但是苦於湖北前線沒有大將可

源，於是他們相繼延生先行攻佔運城，採以逸待勞之勢，而以指揮楊逢春、雷春萬兩軍作總預備隊。岳州一路，他派國宗章俊從武昌城中殺出來，直撲蒲圻、羊樓峒應敵。

因此，當羅澤南領軍出發，七月二十五日抵達修水以西的杭口，他已經聽到太平軍先行發動攻勢的消息，便在這一天的辰時，他寫了一封信給左宗棠，備述太平軍的勢大，「通城之賊，已下桂口，崇陽之賊，逼及羊樓，浸浸乎有及岳州之勢。」函中，他尤且大發牢騷，說他一再告訴會國藩，荆岳鄂潯即所謂大江之要害，今「潯鄂既為賊得，而岳復為其所有」，「殆將如四年三月之變，是匪獨為南省之憂，亦天下大局之累。」

「信中並迭次提到塔齊布一死，陸軍無統領之人的紊亂，「事多阻滯，中懷抑鬱，悵望桑梓，日切愁思。」這一封極富史料價值的信，正是羅澤南



南、彭玉麟二將鄂南、湘北、贛北大戰石達開前夕，他所面臨的困厄環境，和他所懷有的苦悶心情抒寫，石達開入江西一役精采萬分，熱鬧之至，因此筆者特將原函製版刊佈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史家每謂羅澤南為中興第一名將，其實他文武兼資，著述亦豐。羅澤南，字仲嶽，號羅山，跟會國藩是湖南湘鄉小同鄉，他比會大四歲，咸豐二年由附貢生舉孝廉方正，二年着手辦團練，他出兵以後，連戰連勝，於是升官也快，由訓導一路升到浙江甯紹臺道，加按察使銜，（時在咸豐五年十月，正是鄂南大戰之際），會國藩有一道奏摺，稱他為「軍中萬不可少之員」。

羅澤南治軍嚴，作戰勇，他初出兵的時候，途經一縣，當地另有綠營兵駐紮，兵力遠較羅部為大。羅澤南一到，便有老百姓向他告狀，指控綠營搶了他們的耕牛，羅澤南說：

「耕牛是農家養家活口的根源，烏可以盜？」

於是，他派人到綠營辦交涉，請他們歸還農家耕牛。

綠營官兵大笑，軍士回來一報告，羅澤南便大光其火了，他借兄弟圍牆，同室

操戈，遣一隊士兵，不准攜帶兵器，上綠營打架，務必爭回耕牛。

湘軍出陣，還不會遇見太平軍，便先跟友軍集體圍毆，大打出手，奮力赴陣的結果，人數衆多的綠營兵，反而吃了敗仗，順從的將耕牛交出。

羅澤南與沖沖的打贏了架，奪回了牛，然而回到自己的營盤一看，告狀鳴冤的牛主，方才眼見兩軍圍毆，事情鬧大，吓得牛也不要，統統跑了。他們這一跑使羅澤南大大的為難，他望着那幾隻牛，一籌莫展。

有一名小兵插嘴，出了個注意：

「何不把這些牛交給地方官呢？」

「對呀！」羅澤南一躍而起，歡聲的說：「地方官自會去找牛主。」

當這一支大軍趕着幾條牛，往回頭路上走，一路開回縣城，找到知縣，把牛隻交代清楚，方再開拔。他如此盡心盡力，巨料那位知縣嫌他麻煩，還不太承情，搗別的時候挖苦了他一句說：「如閣下這樣愛民保赤子，還是下官平生所僅見！」

清室中興第一名將

不久以後他出擊太平軍，攻克一座城池，太平軍還在前面潰逃，兩軍相距不遠，恰巧在這時候他部下發現了太平軍貯存的大批銀兩和糧食，羅澤南便決意守住銀米，暫緩追擊，他下令士兵將錢米搬來集中一處，他麾下的軍官眼看殺敵良機稍縱即逝，急得大聲的催他，他却是不語，不為所動，將士們無可奈何，祇好分頭去找駱

率領猛將彭三元、李杏春，退到崇陽據守。

廿一日李續賓等趕到了湘鄂邊境第一險隘羊樓峒，當地的太平軍早有準備，這一路人馬，無意落入石達開預為安排的陷阱，自北而來的韋俊和羊樓峒太平軍兩路夾擊，湘軍大敗，死傷狼藉。

談笑聲中鄂南大捷

湖北巡撫胡林翼獲悉羅澤南的援軍已抵鄂南，九月十九日，他從金口（今稱太平口）發步兵三千餘、砲船十餘號，通過赤壁，北上陸溪口。他的原意是想和羅澤南左右夾擊太平軍，但是他無法臆料石達開命韋俊自武昌南下，原是一石三鳥之計。胡林翼和韋俊劈面撞了個正着，兩軍鏖戰於蒲圻之茅山，車埠，第一度交鋒鄂軍便戰死二百餘人，胡林翼不敢戀戰，抽身後退。

九月二十二日，翼王到了，二萬餘大軍在武昌的樊口（壽昌縣西北，果子湖入江處，亦即黃岡的南岸）登陸，行列齊整，旌旗蔽空，石達開由牛金鎮直抵咸寧，在羅澤南的頭頂心上壓下了千斤重擔。二十四日，石達開匹馬當先往攻崇陽，彭三元、李杏春抖擻精神，奮身迎拒，羅澤南僑於翼王的聲威，唯恐這兩員湘軍猛將抵敵不住，飛檄蔣益澧、李續宜前來助陣。二十五日石達開全身披掛，手中寶刀，跨下名駒，左右有無數驍將侍衛，他勒馬立在翼王大纛之下，談笑風生，指揮若定，分遣曾錦謙、鍾廷生兩部左右包抄，湘軍將領怯敵不敢分散兵力迎拒，遂使兩路包抄隊伍順利進抵陣後合圍，石達開將湘軍精銳團圍住於濠頭堡，猶如巨獅搏兔，好整以暇的將包圍圈漸漸縮小。附近百姓聽說翼王駕到，各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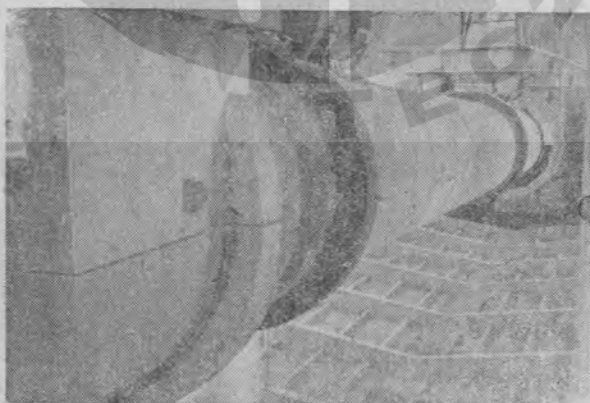
兵器，鼓噪而出，歡欣雀躍的來為翼王助戰，石達開一面報以微笑，一面驟馬出陣，一時濠頭堡四週千軍萬馬，殺聲遍野，青天為之色變，大地為之顛慄。湘軍無路可走，乃作困獸之鬪，刀光劍影，鐵馬金戈，但見石達開縱橫敵陣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他刀劈彭三元，銃斃李杏春，湘軍兩員猛將先後陣亡，這一仗，直殺得屍山血海，瓦崩

魚爛，湘軍精銳全部覆沒，無一子遺，守備彭獻傑、把總李光熾（李杏春的弟弟）、蕭馥山、胡元則、劉碧山統統飽了石達開的劍吻，羅澤南在崇陽聽到敗耗，大驚失色，不戰而退，讓出崇陽城池請石達開入駐，他自己退到羊樓峒，想不到石達開又命韋俊親領一萬人馬，由紙坊開抵蒲圻、羊樓峒，東西夾攻，要制羅澤南於死地。（待續）

臺灣水泥公司



設備規模最大
品質管制嚴格
生產各種水泥
適應各種需要
各地設營業所
服務簡便週到



臺灣水泥公司

電話 548211-9 業務部—電話 548374

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